

新大运河散文

花影中的时光密码

郭之雨

暮春的运河，宛如一幅缓缓铺展的锦缎长卷，草木葱郁，百花争艳。晨雾初散之时，我悠然独步于堤畔。

青石堤岸上，垂柳轻拂水面，碧波中倒映着千年的光阴。我沿着这条见证了隋唐烟雨的古老水道前行，探访那些花团锦簇的美景，或是凝视花影随水波动，茅芽破土而出，白鹭翩翩起舞，鱼儿在浅底悠然游弋。这里不仅是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更是一座活生生的自然博物馆，每片花瓣都镌刻着时光的痕迹，每道波纹都荡漾着文明的咏叹。

晨光如素绢般笼罩着运河两岸。一阵风起，老槐树上的槐花簌簌落下，沾着露水的花瓣如同未干的水彩，轻轻落在我的肩头，蓝布衫上瞬间点缀上星星点点的白色。

百花是春天的专属。一丛丛春花如同春之使者抒情的扉页，绿叶上的花蕊吸引着蜂鸣蝶舞。迎春、玉兰、连翘、紫荆、梔子、山茶、郁金香等花卉，从院落延伸至堤岸，再蔓延至远方。让所有的爱与遇见，初见时惊艳，再见时依然动人。

我因自己无名，而常与那些无名

的野花产生共鸣。这些野花在明代纤夫踩出的故道上绵延成海，淡紫的堇菜、鹅黄的旋覆、雪白的荠菜、紫红的宝盖草，如同散落的星辰点缀着堤坡。它们无须史书记载，也不在乎游人的驻足，只是静静地完成着生命的轮回。

“丫头，是来看牡丹的吗？”一位满头银发、拄着竹杖的阿婆笑吟吟地问我。我点点头，注意到阿婆右后方有一株“姚黄”，金黄色的花瓣层层叠叠，将华丽与尊严、轻灵与繁荣展现得淋漓尽致。阿婆顺着我的目光望去，说：“前年大水漫堤，差点泡烂根，如今却开得愈发精神。相传这株姚黄是从洛阳移栽过来的。”

我笑着问阿婆：“阿婆，您也常来看花吗？”阿婆眯着眼睛说：“我住在附近，嫁给爱情的时候，这里还是大片的草甸子。后来政府修建了景观带，有了凉亭、假山、小桥、栈道、山楂树广场、健身器材、荷花池，还有这牡丹园。你看这牡丹，一园缤纷娇艳，有婀娜的、端庄的，还有风流的、素雅的。”阿婆如数家珍地介绍起“魏紫”的雍容华贵、“赵粉”的娇艳欲滴、“青龙卧墨池”的神秘深

邃。听着阿婆讲述牡丹，我觉得她仿佛活成了牡丹。离开时，阿婆剪下一朵“豆绿”送给我，并追加一句：“这园里所有的豆绿都是我家的。”

河风裹着潮湿拂过，远处传来清脆的笑声。蔷薇架下，几位身着旗袍的少女正在拍照，曼妙的身姿和举手投足间尽显风情。在她们的带动下，整条运河似乎也变得柔软起来。那位穿藕荷色旗袍的女子，指尖轻抚着虬结的老藤，陷入沉思：“紫薇花瓣，幽香沁人，可入茶，可是父亲再也喝不到了。”

我坐在老柳树盘虬错节的根茎上，赏花、听风声。柳丝间，鸟啼如同春雨般洒落，如同一曲悠扬的笛音洒满我的头顶。

春天不仅孕育着花朵，也生长着故事。东风轻拂三月的脉搏，桃花盛开，如同朵朵云霞落户桃枝；梨花也竞相绽放，堆白砌雾。那粉嫩的桃花、洁白的梨花，沿着河畔一路绽放，彼此毗邻又互为情敌。如果没有桃花和梨花，很难想象春天的美丽会逊色多少。当然，还有樱花、玉兰、海棠花……它们随着春光气定神闲地绽放，花影重重里，每一朵都倾尽一生。

一片杨树林下，野花纷纷灿然。二月兰、苦菜花、鸢尾花、蓬蒿花、紫云英、点地梅、地黄

花、蒲公英、一年蓬……更多的野花叫不出名字，但它们却清晰地绘出了一幅大地的锦绣画卷。猪殃殃铺满了绿色，清晨的草木滴水凝露，蓄满了春意，轻轻一碰便能喷溅出嫩青的绿汁儿。这些花看似柔弱，实则在沙砾缝隙中倔强地生长了几个世纪，根系穿透层层夯土，触摸着春秋漕船的龙骨。林内有一片开阔地，供人们跳舞、踢毽子、做宣传，偶尔也有说书人支起棚架，敲响梨花板，唱腔随着水汽起伏：“君不见运河几千里，多少芳魂随流水。玉堂芍药今犹在，不及芦苇野鸢飞……”

远离喧嚣，几簇水仙临波映照。一位穿橘黄色上衣的园林艺人正弯腰整理花丛，脚边竹匾里晒着雪白花瓣。我好奇地凑近蹲下身问道：“老人家，这是要入药吗？”老人摇摇头，古铜色的脸庞漾开笑意：“蒸青团、拌槐花蜜，给孙子当零嘴。”他粗糙的掌心托着几枚花苞：“城里人当它是野草，运河边的孩子可都当宝呀！”

日头渐高时，我在芦苇荡边遇见了一对采野菜的母亲。小女孩攥着黄花追逐蝴蝶，淡粉色的裙裾扫过遍地

婆婆纳，惊起几点幽蓝。年轻的母亲挽着柳条筐轻笑：“运河畔在没有修缮和绿化、美化、亮化之前，整片滩涂都是这种蓝色，倒映着天光，分不清哪边是水哪边是花。”

这些野花才是最懂运河的，年开年谢，见证着运河的变迁。我觉得，它们就是运河的记忆，将过去的故事都藏在花蕊里。

看到虞美人，我不禁想起爷爷奶奶的红色爱情。他们见面的地点就在运河畔，说不清是落俗还是新颖。但这里的虞美人，开在爷爷奶奶中间，仿佛成了他们爱情的见证。渐渐地，气味和颜色构成了爱情的有机成分，爷爷和奶奶便有了坐船的感觉。后来，爷爷小心翼翼地将红色虞美人请进院里，随即也把奶奶迎娶进院里。据说，爷爷奶奶的爱情颜色和境界，与虞美人的颜色一般无二。

阳光变得热烈起来，我轻轻抖落肩头上的槐花。运河水波粼粼，依然保持着开凿时的流向。那些在运河边生根发芽的故事，那些与花相伴的人生，此刻都在暮春的风里轻轻摇晃，如同水面永不沉没的星光，在两岸书写着新的传奇。

第二届“新大运河文学”全国散文大赛作品选登

沧州日报 沧州市作家协会 联合主办



人间

花开吉祥

陈广丽

夜幕低垂，斑斓的城市悄然褪为黑白。伫立于12楼的窗前，我眺望远方，莹白的灯光下，大树手牵手掩映的小径上，一辆白色汽车悠然驶过。我不禁感叹：能回家，真好！

躺在病榻上听力不佳的爸爸问道：“什么真好？仙人球又开花了吗？”

这三年来，无数次梦中重现这一幕，我想回应爸爸，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由清晰渐至模糊，最终融入一抹淡紫。

那淡紫色，正是仙人球的花。花瓣层层叠叠，颜色自外向内由浅入深，过渡自然。乳白花瓣须般的花蕊，从幽绿深邃的花心中探出头来。花朵高擎，仿佛追光者，层层排列，向阳而绽。球体深绿，披挂一列列金色小刺，稳坐花盆中央，犹如傲娇的家长，借盛开之花展露笑颜。

没错，仙人球每次开花，都能给爸爸带来好心情。一番顺光逆光、俯拍仰拍、单照合影后，我请资深摄影友老爸点评“作业”。爸爸戴上老花镜，精挑细选一番。随后，我配以“花开，见者吉祥”的文字发朋友圈，选出想分享的留言，故意为难地问爸爸：“有人要‘夺爱’哦！”爸爸大手一挥：“我换好土、上好肥，你送花时别忘了提醒人家，这花喜阳不喜水。”

爸爸与医院打交道长达八个月。说来也巧，尽管他回家时间不多，但花好似能掐会算，总是适时绽放，一朵、两朵、三五朵。在医院时，爸爸总有意无意地提及。我便佯装吃醋：“臭老爸，光想着你的花呀。”我接着说，“这样吧，我给你写一篇文章，投到你常看的报纸上，让大家都知道咱家的球球通人情，花开特美。”爸爸点点头，又摇摇头，故作神秘地说：“可不

只是好看那么简单。”我追问，他不急不缓，顺着一次次花开，念叨起那些温情流动的老时光。老时光里的人和事，似乎减轻了爸爸的病痛，我不由暗自感激，这花真好。

以致于爸爸离世后，再见到仙人球花开，我便笃定这一天必定意义非凡。果然，小妹的孩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花开四朵，意味着家中第四个大学生诞生。6月27日，恰逢27朵花，被六个球球高高擎起。娘反复数了数，眼眶湿润。对娘而言，这天是首个没有男主人的结婚纪念日。父亲节、中秋节、娘的生日，花都如约绽放。

去年仲夏，我重返邢台农场，那个我们曾生活近20年的大院。我仿佛变回小姑娘，一路小跑，顽皮地躲开家长的视线，藏进悠长的胡同。硬鞋底敲击青石板，咚咚作响，一下下触动内心深处的柔软。青蓝色的院子依旧记忆中的模样，36年时光仿佛凝固。窗台上的仙人球、窄墙围上晾晒的千层底布鞋、下班未换制服的爸爸、系着围裙炒菜的爸爸、甩着齐腰长麻花辫的娘、举着笤帚追赶我们小姐妹的娘……

“跑跑才壮实。”爸爸一句话，娘的声音立刻低了下去。我们欢笑着跑出胡同口的月亮门，奔向大院深处。这样的奔跑，我时常梦回。如今真的回到承载童年的大院，却得知平房即将被拆除的消息，内心酸楚化作无声滑落的泪水。爸爸离开了，他曾奋斗的痕迹也将消失。自少年当兵离家，他便成为在异乡打拼的异乡人。我们像行囊一样，不断叠加在爸爸肩上，加重了他的步伐。在艰难谋生的同时，他总不忘带上仙人球，如同不可或缺的家人。说来也怪，那时的仙人球也似在与主人同

汉诗

在鸭梨之乡（外一首）

吕 游

把春天的云请进来
风吹落的雨，叫梨花

这么多蝴蝶，扇动着白色的翅膀
请慢走，小点儿声说话
稍有动静，整座泊头城都会飞起来
幸亏，有大运河这条腰带缠着
幸亏，江江河、清凉江、黑龙港
三条河流在三岔河村网了个扣
我是调皮的孩子，总想解开
在没有人烟的地方放飞，那么苍白
比这片梨园少了一丝丝银白

我有一个梦，略失了人间血色

梨花

你开的时候，我早就开了
江江河解开胸前的扣子，流出来的
不是水，是花，是诗意，是
一场暖的雪，那缺少的一瓣去了哪里
若是五瓣儿的你，撕掉一瓣儿写成信给我
这次来，就是按照信的地址来的

这是多少封信呐，在泊头
一大片藏着情书的雪停在半空
怎么数，怎么读，都是暖的
直到眼前有一片飘落，直到停在
我的掌心，直到它带着一丝无声的春意
一场不化的雪，飘在四月

飞越南皮

刘 亮

我在9500米高空，
飞越南皮。
穆三拨、双庙五拨、何七拨，
每一个村庄，
我都能想起一个同学的脸庞。
冯家口、乌马营、寨子，
每一个集镇，
我都能记起一条街市的模样。
生我养我的大地啊，
我还从未在这样高的地方端详
过你！

长河蜿蜒，
划分出冀鲁的交界。
绿意斑驳，
标注出村落的轮廓。
这个季节，
地里长着我搓过的小麦，
河边立着我爬过的杨柳，
学校里响亮着我念过的诗章。
生我养我的大地啊，
原来在你的上空是这般云蒸
霞蔚！

齐桓公的马蹄，
踩出了千古皮城的方圆。
魏文帝的圣旨，
吟咏着浮瓜沉李的甘甜。
杨六郎的牛阵，
诠释着中原王朝的嗟吁。
张之洞的山陵，
埋藏着家国天下的周章。
生我养我的大地啊，
我还从未在你的上空见识你的
风水！

此刻，
我是一个真正的游子，
我是一个真正的主人，
我是一个真正的朝圣者！
不信，你问问这片生我养我的
大地！

刘亮以万米高空为视镜，将乡愁熔铸成三重维度的史诗。第一重俯察：村庄与集镇如星斗坠落麦田，同窗面容在经纬线上发芽；第二重回望：小麦与杨柳的纹路里，历史长河漫过齐桓公铁骑与张之洞的铜锈；第三重归位：游子与朝圣者的身份在云端碰撞，完成从“俯瞰者”到“大地根系”的惊人置换。当机翼切割云层时，诗人用瞳孔的广角镜头，将地理坐标转化为血脉密码，让九霄之上的乡愁有了青铜器的重量。最终，土地不再是二维的版图，而是穿透时空的立体图腾。